文選抄

上

文趣序

日余過宿李聖源書室案有一書曰文趣者乃農巖先生所嘗選以授聖源者其爲書也二編而文凡二百三十餘首起自仲長統樂志論以及於宋明諸作凡文之語涉趣事而見於序記書牘題識之流者悉取焉或片言隻字之間而爽踰嚼雪或閑辭漫興之寓而味甚啖蔗支枕徐讀亹亹忘倦聖源以余之喜是書也而令余題其首余謂爲人之趣無過於閑而爲文之趣莫深於淡閑能發人之趣淡能生文之趣今以與是選者觀之皆其人高古閑淡遺外聲利好

自放於泓浄峥嵘之會而與樵牧仙釋接故其言之有趣而可好者如此而其知而好之也亦唯其人而已故唯如聖源之無累能閑者乃可以知味此書而亦可以有此書也農巖之所以遺聖源者其必有以矣聖源好為詩又好為遊其遊則是書也未嘗不與笻屐漉囊俱或臨水一曲躋山一級倦則藉葉席草而息手是書而諷之每覺神情散朗悠然自適昔人為好遊山者而有山足山僕之聯聖源於是有山書矣

庚寅臘月立春日反觀病夫申靖夏正甫書

文趣卷之一目錄

金華山棲志　宋 劉峻 孝標

閑遊賛　北齊 祖鴻勳

與陽休之書

與王儉書

山中答謝中書書

與交友論隱書　梁 江淹 文通

與大息山松書

答刺史杜之松書

答馮子華處士書

遊山廟寺　唐 王勃 子安

山中與裵迪書

尋桃花源序

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

秋於敬亭送從侄耑遊廬山寺序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薦福寺後院送辛㠘尉洛郊序　　唐 任華

送李審秀才歸湖南序

雲母泉詩序

尉遲長史草堂記　　唐 李翰

冷泉亭記

廬山草堂記

醉飲先生傳

池上篇 并序

與微之書

吏隱亭述

五貺詩序

通玄子栖賓亭記

唐 皮日休 襲美 襄陽人

黃州竹樓記

宋

與晏尚書書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黃州快哉亭記

文趣卷之一

樂志論

漢 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凉風釣游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身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

妙曲逍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姓名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蘭亭記

晋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亭脩稧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脩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遊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

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於所遇暫得於己快然自得曾不知老之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迹尤不能不以之興懷況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嘗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於懷固知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悲夫故列書時人錄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

有感於斯文史

與吏部郎謝萬書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污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遊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盃引滿語田里所

行故以為撫掌之資其為得意可勝言耶當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矣

石門詩序　　晉 惠遠

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障山基連大嶺體絕衆阜闢二泉之會並立而開流傾巖玄映其上蒙形表於自然故因以為名此雖廬山之一隅實斯地之奇觀皆傳之於舊俗而未覿者衆將由懸瀨險峻人獸跡絕逕回曲阜路阻行艱故罕經焉釋法師以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詠山水遂杖錫而遊于時交徒三

十餘人咸拂衣晨征悠然增興雖林壑幽邃而開塗競進雖乗危履石并以所悅爲安旣至則援木尋葛歷險窮崖猿臂相引僅乃造極於是擁藤倚巖詳觀其下始知七嶺之美蘊奇於此夾闕對峙其前重巖映帶其後巒阜周田以爲障崇巖四營而開宇其中則有石臺石池宮觀之象觸類之形致可樂也淸泉分流而合注綠淵鏡靜於天池文石發彩煥若披面檉松芳草蔚然光目其爲神麗亦已備矣斯日也衆情奔悅矚覽無厭遊觀未久而天氣屢變霄霧晨集則萬象隱形流光回照則衆山倒影開闔之際狀有

靈焉而不可測也乃其將登則翔禽拂翮鳴猨厲響
歸雲迴駕想羽人之來儀哀聲相和若玄音之有寄
雖彷彿猶聞而神以之暢雖樂不期懽而欣以永日
當其沖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退而尋之夫
崖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以情而開興引人致深若
此豈不以虛明朗其照閑邃篤其情耶并三復斯談
昧然未盡俄而太陽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玄
覽達恒物之大情其為神趣豈山水而已哉於是徘
徊崇巘流目四矚九江如帶丘阜成垤因此而推形
有巨細智亦宜然乃喟然歎宇宙雖遐古今一契靈

舊遊矣荒塗日隔不有哲人風跡雖存應深悟遠慨然長懷各欣一遇之同歡感良辰之難再情發于中遂共詠之云爾

桃源記

晉 陶潛

晉太康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鷄犬相聞其中往来

種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黄髮垂髫并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来具荅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鷄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来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来此絶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晋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復向路處處誌之及郡下詣太守説如此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歸去来辭

歸去来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帳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来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顔倚南囱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来兮

請息交以絶遊世與我而相違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五柳先生傳

先生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

以為號焉閑靖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
有意會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
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
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
瓢屢空晏如也常著文章自娛頗示己志忘懷得失
以此自終

贊曰黔婁有言不戚戚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極其
言茲若人之儔乎酣觴賦詩以樂其志無懷氏之民
歟葛天氏之民歟

閑居賦 并序

晋 潘岳 安仁

岳嘗讀汲黯傳至司馬安四至九卿而良史書之以巧宦之目未嘗不慨然廢書而歎曰嗟乎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顧常以爲士之生也非至聖無軌微妙玄通者則必立功立事效當年之用是以資忠履信以進德修辭立誠以居業僕少竊鄉曲之譽忝司空太尉尉之命所奉之主即太宰魯武公其人也舉秀才爲郎逮事世祖武皇帝爲河陽懷令尚書郎廷尉平今天子諒闇之際領太傅主簿府主誅除名爲民俄而復官除長安令遷博士未召拜親疾輒去官免自弱冠涉乎知命之年八徙官而一進階再免一除名一

不拜職還者三而已矣雖通塞有遇抑亦拙者之效也昔通人和長輿之論余也固謂拙於用多稱多則吾豈敢言拙信而有徵方今俊乂在官百工惟時拙者可以絶意乎寵榮之事矣大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疾尚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知足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舂稅足以代耕灌園鬻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以俟伏臘之費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乃作閒居之賦以歌事遂情焉其辭曰傲墳素之長圃步先哲之高衢雖吾顔之云厚猶

內愧於甯蘧有道吾不仕無道吾不愚何巧智之不足而拙艱之有餘也於是退而閒居于洛之涘身齊逸民名綴下士倍京泝伊面郊後市浮梁黝　而征度靈臺傑其高峙闚天文之秘奧究人事之終始其西則有元戎禁營玄幙綠徼谿子巨黍異絭同機礮石雷駭激矢蝱飛以先啓行曜我皇威其東有明堂辟雍清穆敞閑環林映帶圓海回淵聿追孝以嚴文宗文考以配天祗聖敬以明順養更老以崇年若乃背冬涉春陰謝陽施天子有事于柴燎以郊祖而展義張勻天之廣樂備千乘之萬騎服振振以齊玄管啾

啾而并吹煌煌乎隱隱乎玆禮容之壯觀而王制之
巨麗也兩學齊列雙宇如一右延國胄左納良逸祁
祁生徒濟濟儒術或升之堂或入之室教無常師道
在則是故髦士投紱名王懷璽訓若風行應如草靡
此里仁所以爲美孟母所以三徙也爰定我居築室
穿池長楊映沼芳枳樹籬游鱗瀺灂菡萏敷披竹木
蓊藹靈果參差張公大谷之梨梁侯烏椑之柿周文
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靡不畢植三桃表櫻胡
之别二柰曜丹白之色石榴蒲桃之珍磊落蔓衍乎
其側梅杏郁棣之屬繁榮藻麗之飾華實照爛言所

不能拯也菜則葱韭蒜芋青蔔紫薑芼蔣甘旨蓼荽

芬芳蘘荷依陰時藿向陽綠葵含露白薤負霜於是

凜秋暑退僣春寒往微雨新晴六合清朗太夫人乃

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園體以行和藥以

勞宣常膳載加舊痾有痊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

絕軌陸摘紫房水掛赬鯉或宴于林或禊于汜昆弟

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而獻觴咸一懼而一喜壽觴

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

人生宴樂孰知其他退求已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

奉周任之格言敢陳力而就列幾陋身之不保尚奚

擬於明哲仰衆妙而絶思終優遊以養拙

西巖與子姪書

宋　雷次宗

夫生之脩短咸有定分定分之外不可以智力求但當于所稟之中順而勿率耳吾少嬰羸患事鍾養疾爲性好閑志栖物表故雖在童稚之年已懷遠跡之意暨于弱冠遂託業廬山逮事釋和尙于時師友淵源務訓弘道外慕等夷內懷悱發于是洗氣神明玩心墳典勉志勤躬夜以繼日爰有山水之好悟言之歡實足以通理輔性成夫亹亹之業樂以忘憂不知朝日之晏矣自遊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良朋

凋瘵續以爨逆遠天偕嘗荼蓼疇昔誠願頓盡一朝
心慮荒散情意衰損故遂與汝曹歸耕壟畔山居谷
飲人理久絕日月不處忽復十年犬馬之齒已踰知
命崦嵫將迫前塗幾何實遠想尚子五岳之擧延謝
居室瑣瑣之勤及今耄未至惛衰不及頓尚可厲志
于所期縱心于所托棲誠來生之津梁專氣暮年之
攝養玩歲日于良辰偷餘樂于將除在心所期盡于
此矣汝等年各成長冠娶已畢脩惜衡泌吾復何憂
但願守全所志以保令終自今以往家事大小一勿
見白子平之言可以為法

金華山棲志

宋 劉峻 孝標

夫鳥居山上層巢木末魚潛淵下窟穴泥沙豈好異哉蓋其性然也故有忽白璧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蔵紛糾顯晦蹐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户之與金閨并然其所然悅其所悅烏足謂毛羽瘡痏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畏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絶高蓋青組且霑濡霧迷彌願閑逸每思濯清瀬息椒丘寤寐永懷其来尚矣矧專滋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淂居巖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會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臯

壤坱欝若其羣峰疊起則接漢連霞喬林布濩則春
青冬緑田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
散信卓犖爽塏神居奥宅是以帝鴻游斯鑄鼎雨師
寄此乘烟故澗勒赤松之名山貽縉雲之號近代江
治中雋迯泥滓王徵士高拔風塵龍盤鳳栖咸萃玆
地良田碧湍素石可致幽人者哉金華山古馬鞍山
也藴靈藏聖列名仙牒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
五兵可合神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巖山山色紅紫
因此為稱靡迤坡陁下屬深渚巑岏巉嶙上虧日月
登自山麓漸高漸峻曲路迴隘魚貫而升路側有絶

澗闇間庨豁俯窺木杪焦原石邑非獨危懸至山將
半使有大澤皐陸隱脉予之葺宇實在斯焉所居三
面皆迴山周繞有象郛郭前則平野蕭條目極通望東
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霔滴瀝生響白波跳
沫洶湧成音並濆瀆通引交渠綺錯懸流瀉於軒甍
激湍迴於階除供帳無綆汲盥漱息飛遥楓椅楮櫪
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朱實苍綠
果抗白蔕抽紫莖橚蠹苯蓴梢清風鳴衆籟垂柯欄
户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藥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
生泉動則有都邑舍馥懷香送芳長樂夏霜宜男

泫露芙蕖紅華照水阜蕪縹葉從風凴軒永眺鬰憂
忘疾立阿陵曲衆藥灌義地髓抗荃山筋抽節金鹽
重於素辟玉致貴於明珠可以養性消痾還年駐色
不藉崔文黃散勿用貟局紫丸翻禽翔鳥風胎雨鷇
綠翼紅毛素纓翠鬛肅肅切羽閑閑好音皆剔狎園
池旅食鷄鶩若乃鳥日伺晨響類鍾鼓鳴蚿候曙聲
像零瑟玄猨薄霧淸嘯飛龘乘烟永吟嘈嘈飂喨悅
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管籥超軼笙簧𡊮東起招提寺
背巖面壑層軒列景邃宇臨空博敞虛閒納祥生白
左睠右睇仁智所居故碩德名僧振錫雲萃調心七

覺詆訶五塵郁烈戒香沾滋㝎水至於熏鑪夜爇法
鼓早聞予則跕履摳衣彯行頂禮詢道哲人欽仰至
教每聞此河紛梗彼岸永寂熈熈然若登春臺而出
宇宙唯善是樂豈依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側
下望雲雨蒽樓菌榭隱映林篁飛觀列甍玲瓏烟靄
日上郄粒之賓歲集祈仙之客餌星髓吸霞漿乃雲
衣霓裳乘龍馭鶴下有石屏聳峙中磵雕琢刻削頗
類人工躍流潨潟澬湧泱咽電擊雷吼駭目驚魂寺
觀之前皆植脩竹檀欒蕭瑟被陵緣阜竹外則有良
田區畛通接山泉膏腴鬱潤肥腴鄭白史漳莫之能

擬致紅粟流溢鳧鴈充厭春鱉旨膳碧鷄冬
蕈味珍霜鶉角巾升於丘巘短褐出自中國苑蔣逼
側於池湖菅蒯駢塡於原隰養給之資生生所用無
不阜實藩籬充物崖巘歲始年季農隙時閑濁醪初
泲醥清新熟則田家野老提壺共至班荊林下陳尊
置酌酒酣耳熱屢舞喧呶盛論箱庾高談穀稼嗢噱
嘔歌擧杯相誂人生樂耳此歡豈訾若夫蚕而衣耕
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晩食當肉無事爲貴不求
於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毁譽浩蕩天地之間
心無怵惕之警豈與嵇生壺勦楊子墜閣較其優劣

者哉

閑遊賛

昔神人在上輔其天理知溟海之禽不以籠樊脈養櫟散之資不以斧斤致用故能樹之于廣漠棲之于江湖載之以大畝覆之以玄風使夫淳朴之心靜一之性咸得就山澤樂閒曠自此而箕嶺之下始有閑遊之人焉降及黃綺逺于臺尚莫不有以保其大和肆其天真者也且夫巖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其可以藻玄瑩素庛其皓然者舍是焉歸故雖援世之彥翼教之傑放舞雩以發詠聞乘

梓而懍厲況乎道乘方內體絶風塵理揖長謝歌鳳
遼巡盪八𤻬于玄流澄雲崖而灝神者𢇁然如山林
之客非徒逃人患避爭门諒所以翼順資和滌除機
心容養淳淑而自適者爾況物莫不以適為得以足
為至彼閒遊者奚往而不適奚時而不足故蔭映巖
流之際偃息琴書之側寄心松竹取樂魚鳥澹泊之
願于是畢矣然奇趣難均玄契罕遇今古皆殊棲于
一巖獨玩于一流苟有情而未忘有感而無對則綴
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于林中懷感于遐心為日久
矣我固遂求方外之美畧舉養和之具為雜贊八首

暢其所托始欣閒遊之遐逸終感嘉契之難會以廣
一往之詠以抒幽人之心云爾
茫茫草昧緜邈玄宙三極未鼓天人無際萬品既判
大朴乃虧寔有神宰忘懷司契冥外傷通潛感莫滯
總順巢尚兼應夷惠綿矣遐心超哉絶步頓揖百王
仰怡蒼素矜其天真外其嚚矜祥觀羣品馳神萬慮
誰能高佚悠然一悟
郗超每聞欲高尚隱退者輒爲辦百萬資并
爲造立居宇在剡爲戴逵起宅甚精整逵始往
舊屋

與陽休之書

北齊　祖鴻勳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閒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緑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烟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椿栢而蔥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悠悠而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而動懷企

莊生之逍遥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蒯蒲身衣緼褐出藝稱梁婦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貴斯已適矣豈必撫塵哉而吾生既繫名數之韁鏁就良工之剞劂振佩紫臺之上鼓神丹墀之下乘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敝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摛藻期之錦繡發議必在芬香兹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峰積玉光澤者前毁瑶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以東都有挂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粱錦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弟宦位既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既覽老氏谷神之

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觧佩捐簪則吞於茲山庄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桂中垂枝携酒登巘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款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與王儉書

頃日路長霖霞飄晦凉暑未平想無虧攝充幸以漁釣之閒鐮採之暇時復引軸以自娛逍遥乎前史縱橫萬古動默之路多端紛綸百年升降之塗不一故金剛水柔性之別也圓行方止器之異也善御性者

不違金水之質善爲器者不易方圓之用充生平少長不以利欲干懐三十六年差得以棲貧自澹箇然之志峭聳霜崖礭乎之情峰横海岸至如彩纓天閣既謝廊廟之華綴組雲臺終愧衣冠之秀寔由氣岸疎凝情塗猜隔獨師懐抱不見許於俗人孤秀神崖每遭回於在世長羣魚鳥畢景松阿雖復玉沒於訪珪之辰桂掩於搜芳之日汎濫於漁文之時偃息於卜居之會如此而已充何識哉若夫驚巖旱日吐海逢天疎石崩尋兮　落向桂蘭綺靡藂雜於山幽松栢陰森相繚於澗側元卿於是乎不歸伯休亦以兹

長往至於飛竿釣渚濯足滄洲獨　烟霞高卧風月
悠悠琴酒　遠誰来灼灼文言空擬方寸不覺莞然
千里路隔江川每至西風何嘗不歎丈人歲路未強
學優而仕道佐蒼生功横海望可謂德盛當時孤松
獨秀者也而茂陵之彥望冠蓋而長懷渭川之此佇
簪裾而竦歎得無惜乎充崑西百姓望表一人蚕而
衣耕而食不能事王侯覔知已造時人騁遊説客與
於屠博之間其懽甚矣然舉世皆謂充爲狂充亦何
能與諸君道之哉是以披聞見掃心胸述平生論語
默所可通夢交魂推襟送抱者唯丈人而已闕廷夏

阻書罷莫因儻遇樵夫妄塵執事

山中答謝中書書

山中之美古来共談高峰入雲清流見底両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日夕欲頹沉鱗竟躍實是欲界之仙都自康樂以来未復有能與其奇者

與交友論隱書

梁 江淹 文通

淹者海濵窟穴弋釣為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卧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嘗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拜

官而仕無青組紫綬龜紐虎符之志但欲史曆巫
卜爲世俗賤事耳而飄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
則性有所短不可韋絃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卧不
肯起二則人間應修酷懶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
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絶不行五則愚婞妄發輒被
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耶知短而不可
易者所謂輪椎分定也猶如雞鶩之有毛不能得鸖
鳳之光釆矣况今年已三十白髮雜生長夜輾轉亂
憂非一以遠至之命如星隕天促光半路不攀長意
徒自欺取筋鶩髓冷殊多哭恙心碩貪堅偏好寡默

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說守淸淨煉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薇藿誦詩書樂天理性斂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瑩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鳥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峨嵋度流沙飡金石讀仙經嘗聞其驗非今日之所言也誰謂難知靑鳥明之貴布筆墨然亦焉足道哉

與入息山松書

家世淸廉故嘗貧素至於産業之事所未嘗言中年聊於東里欲穿池種樹少寄情賞又以郊際閑曠終

可爲宅倘或懸車致仕實欲歌笑於斯經營歷年粗
已成立桃李茂密脩竹成陰阡陌交通渠畒相屬茅
樓逈榭頗有臨耕之美胡岑藂薄不無糺紛之興雖
云大外城門密邇凡爲人長殊復不易當使中外諧
緝人無閒言先物後已然後可貴老生云後其身而
身先若能尒者更招巨利汝當勉勗見賢思齊不宜
忽略以棄日也非徒棄日乃是棄身身名美惡豈不
大哉

答刺史杜之松書

月日博士陳龕至奉處分借家禮并帙封送請領也

又承欲相招講禮聞命驚笑不能已已豈明公前眷
戒徒與下走相知不熟也下走意踈體放性有由然
兼棄俗遺名與日已久淵明對酒非復禮義能拘叔
夜携琴惟以烟霞自適登山臨水邈矣忘歸談虛語
玄忽焉終夜僻居南渚時來北山兄弟以俗外相期
鄉閭以狂生見待歌去來之作不覺情親詠招隱之
詩唯憂句盡帷天席地友月交風新年則柘葉為樽
仲秋則菊花盈把羅含宅內自有幽蘭數蕟孫綽庭
前空對長松一樹高吟朗嘯挈榼携壺直與同志者
為羣不知老之將至欲令復整理簪屨脩束精神揖

讓邦君之間低昂刺史之坐遠談糟粕近棄醇醪必不能矣亦將恐芻狗貽夢櫟社見嘲去矣君侯無落吾事王君白

答馮子華處士書

乖別甫甫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跂脚北窗下有凉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心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趍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

宜黍況中州之腴守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姿散誕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吊閨门婚冠寂然不與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唯嗜琴酒得盡所懐幸甚幸甚近復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厨厩纔十餘间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蕪菼黍秫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鴈廣牧鷄豚黄精白术枸杞薯蕷朝夕採掘以供賬餌床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已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

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趍孤嶼之詩眇然盡山林陂澤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分潭并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爲巧不必與夫聞人更相唱和跡住河渚傍無四隣聞犬聲望烟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延復有人見贈以五品地黃酒方及種薯蕷枸杞等法用之有效力省功倍不能腵脯也脩渾沌并常行之裴犯明雖是異名殺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枯桐也延携以相過安軫立柱龍唇鳳翮實與常

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
世擾亂有道無位非汾亭操蓋亢乎龜山之流也吾
嘗親受其調頗爲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
乎覺聲器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爲鍾期良
朋耿然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
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蕭
蕭可無俗氣攜酒對飲尚有典刑先生又作獨遊頌
及河渚先生傳閑物寄道解懸之作也時取玩讀便
復江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
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楊班之儔也高

人姚羲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為仲長先生所見以為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道漸亨天災不行年穀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為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湖海之士才堪濟世主者所須所恨姚羲不存薛生已歿使雲羅天網者有所不諧以為歎恨耳吾比風

痒發動帶勞勞不能住然烟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　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于北山松栢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洲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遊哉聊以卒歲首夏漸熱足下何如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南風略示所懷敬願珍厚不一一王君白

遊山廟寺　　唐　王勃 子安

吾之有生二十載矣雅厭城闕酷嗜江海常學仙經博涉道記知軒冕可以理隔鸞鳳可以術待而事親

多衣食之虞登朝有聲利之迫清職滯於煩城仙骨摧於俗境嗚呼阮籍意疎嵇康體放有自來矣常恐運從風火身非金石遂令林壑交喪烟霞板蕩此僕所以懷泉塗而惴恐臨山河而歎息者也粵以勝友良暇相與遊於玄武西山廟蓋蜀郡三靈峯也山東有道君廟古者相傳以名焉爾其丹壑藂倚玄崖糾合俯臨萬仞平視重玄乘杳冥之絕境屬芬華之暮節玉房跨霄而懸居瓊臺出雲而高峙亦有野獸羣狎山鶯互轉崇松将巨栢爭陰積瀨與幽湍合響渺渺焉逸逸焉王孫何以不歸羽人何以長往其玄都

紫微之事耶方歛手鍾鼎息肩岩石絕視聽於寰中置形骸於度外不其然乎時預于斯者濟陰鹿弘流安陽郤令遠耳蓋詩以言志不以韵數裁焉

山中與裴迪書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鍾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携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

望輕儵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皐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倘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因馱黃蘗人往不一山中人王維白

尋桃花源序

昔祖龍滅古道嚴威刑煎熬生人若墜大火三墳五典散為寒灰築長城建阿房并諸侯殺豪俊自謂功高義皇國可萬世思欲凌雲氣求仙人登封太山風雨暴作雖五松受職草木有知而萬象乖度禮制將弛則綺皓不得不遁於南山魯連不得不蹈於東海

則桃源之避世者可謂超昇先覺夫指鹿之儔連頸而同死非吾黨之謂乎二翁耽老氏之言繼少卿之作文以大雅道以通至精卷舒天地之心脫落神仙之境武陵遺跡可得而窺焉問津利往水引漁者花藏仙溪春風不知從來落英何許流出石洞來入晨光盡開有良田名池竹果森列三十六洞別為一天耶今扁舟而行笑謝人世阡陌未改古人依然白雲何時而歸來青山一去而誰住諸公賦桃源以美之

答族侄僧中孚贈玉泉仙人掌茶詩序

余聞荆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窟中多玉泉交流其中有白蝙蝠大如鴉按仙經蝙蝠一名仙鼠千歲之後體白如雪栖則倒懸盖飲乳水而長生也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玉唯玉泉真公常采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顔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異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余茶數十片拳然重疊其狀如手號為仙人掌茶盖新出乎玉泉之山曠古未覩因持之見遺兼贈詩要余答之遂有此文後之高僧大隱知仙人掌茶發乎中孚禪子及青蓮居士李

白也

泛沔州城南郎官湖詩序

乾元歲秋八月白還於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練清光可掇張公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来賢豪遊者非一而枉踐佳景寂寥無聞夫子可爲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酹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猶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爲知言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别山共相磨滅焉

秋於敬亭送從侄耑遊廬山寺序

余少時大人令誦子虛賦私心慕之及長南遊雲夢覽七澤之壯觀酒隱安陸蹉跎十年初嘉興季父謫長沙西還時余拜見預飲林下耑乃稚子嬉遊在側今乃有成鬱負秀氣吾衰久矣見爾慰心申悲道舊破啼為笑乃告我遠涉西登香爐長山橫蹴九江却轉瀑布落天半與銀河爭流騰虹奔電潨射萬壑此宇宙之奇詭也其上有方湖石井不可得而窺焉羨君此行撫鶴長嘯恨丹液未就白龍來遲使人著鞭先往桃花之水孤負宿願慙未歸於名山終期後來

携手五岳情以送遠詩亭爾乎

冬夜於随卅紫陽先生滄霞樓上送烟子元演

隠仙城山序

吾與霞子元丹烟子元演氣激道合結神仙交殊身同心誓老雲海不可奪也歴考天下周求名山入神農之故鄉胡公之精術胡公身揭日月心飛蓬萊起滄霞之孤樓鍊吸景之精氣延我數子高談混元金書玉抉盡在此矣白乃語及形勝紫陽因大誇仙城元侯閒之乗興將往别酒寒酌醉青田而少留夢魂曉飛渡綠水以先去吾不凝滯於物與時推移出

則以平交王侯適則以俯視巢許朱紱狎我綠蘿未歸恨不得同栖烟林對坐松月有所感歎然銘契譚石秉春當來且抱琴卧花高枕相對以寵別賦而贈之

送譚山人歸雲陽序

吾於九疑之下賞愛泉石今幾三年能扁舟數千里來遊者獨雲陽譚子譚子文學隱名山野隱身雲陽之阿世如君何牧犢愛雲陽之峯峻公不出南岳三十年今得雲陽一峯下况譚子又在焉彼真可家之者耶子去為吾謀於牧犢近峻公有泉石老樹壽藤縈

垂水可灌田一夫火可燒種蔬果近泉可為十數间茅舍所詣縱通小船吾則往而家矣此邦舜祠之奇怪陽華之殊異漶泉之絶勝見峻公與牧犢嘗一二說之松竹滿庭水石滿堂石魚負樽鳧舫運觴醉送譚子歸于雲陽漫叟元次山序

薦福寺後院送辛嶼尉洛郊序　唐　任華

一昨渭北節度工部尚書臧公表薦辛嶼尉洛郊蓋知嶼事親以孝聞與朋友以信聞於吏道以幹聞不然非所聞也秋七月將之官乃胥命於此寺後庭蓋所以破臨陂之妄想銷捲袂之煩惱也僧院少客蒼

苔滿地終南曉晴洗然黛色日暮飲罷鐘聲傍出贈言曰予之叔父以清白著稱歷踐臺省官至二千石予其刻己自勵無墜叔父之風

送李審秀才歸湖南序

平西原之歳隴西李審自湘東来才甚清氣甚和節甚奇心甚高僕是以恨相知晩也秋九月又言歸於湘東衆君子出餞于北郭碧峰巉巉出於栖梢有如虎牙夾天而立加以白日欲落桂在岩半横照灘水月帶微明摻袂于茲揮袂于茲恨無崐山片玉以相贈贈君桂林之一枝審再拜曰幸甚

雲母泉詩序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中引流分渠周遍庭宇發源如乳湩末派如淳漿烹茶淅蒸灌園漱齒皆用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去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墻階道路爍然如列星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癖痼疥搔之疾華深樂之頴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為諫官公性與道合忽於權利方挂冠投簮傾華以名山之契乾元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恩復左補

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詔書不至泝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見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畊墨山之下敢違朝命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涕下况支離多病年齒始衰願藥餌扶壽以究無生之學事乖志負火爇予心寄懷此篇亦以書公之志也

尉遲長史草堂記　　　唐　李翰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淵達志邈遠含和而不暇脩推誠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甚清外如可雜其中甚靜夫求賢達之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

達者歟而境或超諸心或獨得飄飄然不知冠冕之
在已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為大其冥機慎道迹繫心
廣人或未覩吾能知之大曆四年夏乃以俸錢構草
堂于郡城之南求其志也材不斲全其樸墻不雕分
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泠含風可以却暑而生白矣
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枕倚于高墉前有芳樹珎
卉婵娟脩竹隔閡于中扉由外而入宛若壺中由内
而出始若人間其幽邃有如此者夫子又有雄辭奧
學潤色其事階上何有有羣書萬卷階下何有有空
林一鄭非道統名儒不登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茲

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茫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賓賦三十四年于茲矣吾則棄於世矣歎夫子下位每求其故而有起焉今觀夫子之志乃鄰於道寥寥草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徵吾非俟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毗陵東山記

自江之南鄞為水鄉日月晻靄陂池盪漾游有魚鼈翔有鳧鴈涉之或風波之懼望之多烟雲之思自朱方達于震澤三百里而遙唯毘陵地高林麓相望丘陵堆阜隐嶙蟬聯雖有岩岳之形終無峻極之地封域

之內罕名山焉有唐良二千石河南獨孤公之涖
是邦也人安俗阜三稔于茲文有宗師政號清淨得
仁智山水之樂有風流遐曠之懷如獨鶴唳天孤雲
出峀想見其人也公嘗言謝公東山亦非靈岳苟林
壑興遠丘壑意深則一卷為多數仞為廣矣由是于
近郊傳舍之東得崇丘峻壑之狀密林脩竹森蔚其
間白雲丹霞照耀其上使登臨者能賞游覽者忘歸
我是以有東山之號始于中峰之頂建茅茨焉出雲
木之高標視湖山如列障城市非遠幽閑鳥聲軒車
每來靜見水色復有南池西館宛如方丈瀛洲秋發

芰荷春生蘋藻晨光烟耀夕月澄虛信可以曠高士之襟懷蕣詩人之歌詠也自公之徃清風寂寥野獸恒遊山禽每萃不轉之石斯固勿伐之木唯喬而繼守數公實皆朝彥雖下車必理或周月而還志在葺修時則未暇貞元八年余出守是邦迨今四歲政成訟簡民用少康永懷前賢屢涉玆阜芟翳奮而松桂出夷坎窞而谿谷通不改池臺唯新風月東山之賞實中興哉于是加置四亭合為五所瞰野望山者位正背林面水者勢高邐㢮區位參棋間作簫管時陳賓儐有間從我之遊者或遇其勝也嘗以水通舟檝

陸限車徒端經術于通塗翦荊棘于迴郭凡五六里抵于亭之南植松桂以作門樹官柳以界道蟠旋麾于原上騁騏驥于途中又有塞門隴阪之意也懿乎創物垂名俾傳来者登山臨水每想古人亦何謝蘇門林泉峴南風景而已矣為文斲石于彼山阿貞元十年九月九日記

送區冊序

唐 韓愈退之

陽山天下之窮處也陸有丘陵之險虎豹之虞江流悍急橫波之石廉利侔劍戟舟上下失勢破碎淪溺者往往有之縣郭無居民官無丞尉夾江荒茅篁竹

之間小吏十餘家皆鳥言夷面始至言語不通畫地為字然後可告以出租賦奉期約是以賓客游從之士無所為而至愈待罪於斯且半歲矣有區生者誓言相好自南海挐舟而來升自賓階儀觀甚偉坐與之語文義卓然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跫然而喜矣況如斯人者豈易得哉入吾室聞詩書仁義之說欣然喜若有志於其間也與之翳嘉林坐石磯投竿而漁陶然以樂若能遺外聲利而不厭乎貧賤也歲之初吉歸拜其親酒壺既傾序以識別

送李愿歸盤谷序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
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
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
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
昭于時坐于廟朝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
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道供給之人各
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
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
外而惠中飄輕裾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閒居
妬寵而負恃爭姸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

力於當世者之所為也吾非悪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毁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不遇於時者之所為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趑趄口將言而囁嚅處穢汙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徼幸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為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為

之歌曰盤之中惟子之宮盤之土可以稼盤之泉可濯可沿盤之阻誰爭子所窮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子樂且無殃虎豹遠跡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飮則食兮壽而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燕喜亭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淸泉激輦糞壤燔椔翳却

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旣成愈請名之其丘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而鍾其美盈而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

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荊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郴逾嶺猨狖所家魚龍所宫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以記

題李生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遇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寧復可有是生之為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西居於洛陽泛舟於清泠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丘東望脩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立於廟陛間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翺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黎韓愈書

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隟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廻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焚茅茷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岈然窪然若垤若穴尺

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遯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灝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獨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物而不異然後知吾嚮之未始遊遊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和四年也

鈷鉧潭西小丘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鈷鉧潭西二十五步常湍而浚者為魚梁梁之上有丘焉生

竹樹其石之突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可數其嶔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角烈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己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剷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以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瀯瀯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

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澧鎬鄠杜則貴遊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己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遭也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洌全石以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堪為巖青樹翠蔓蒙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

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尒遠逝徃来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隷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邕州柳中丞作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于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梲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屛風昭其儉也是山萃然起於莽蒼之

中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縮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棲壤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歎歲在辛卯我仲兄以方牧之命試于是邦失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此山以寄勝槩迺塈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不工告成每風止雨収烟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

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是亭也僻箇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湮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遊大林寺序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廣平宋玉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辯道深道建神照雲臯恩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遺愛草堂歷東西二林抵化城憩峰頂登香爐峰宿大林寺大林窮遠人跡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短松瘦竹寺中惟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人山高地深時

節絕晚于時孟夏如正二月天山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者因成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文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吁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遊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太原白樂天序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尤由寺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導和納粹暢人氣血夏之夜吾愛其泉渟渟風冷冷可以蠲煩析醒起人心情山樹為蓋巖石為屏雲從棟生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卧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城抵西封叢山複

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者有相里尹造作虛白亭有韓僕射皐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敏心巧目無所加焉故吾繼之述而不作時長慶三年八月十三日記

廬山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峰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峰寺閒其境絶勝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

去因面峰腋寺作為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
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户来陰風防徂
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牆
圬而已不加白磩堦用石冪窗用紙竹簾紵幃率稱
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
各數卷樂天既来為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
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
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自問其故答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
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

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近
十八圍高不知幾百尺脩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竪
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蔦葉蔓駢織成翳
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為
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垤堄雜木異草
蓋覆其上綠陰濛濛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
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蟬好事者見可以永日堂東
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
如環佩琴筑聲堂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
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纍纍如貫珠霏微如雨露

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者春有
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冬有爐峰雪
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記覼縷而言
故云甲廬山者噫凡人豐一屋華一簀而起居其間
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物主物至知知各以
類至又安淂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遠宗雷
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
以是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
雖一日二日輒覆簣土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
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来佐江郡郡守以

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以求焉尚以冗貟所羈餘累未盡或徃或来未遑寧處待予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公朗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為草堂記

醉吟先生傳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字鄉里官爵忽忽不知吾為誰也宦遊三十載將老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橋具體而微先生安焉家雖貧不至寒餒年雖老未及昏耄性嗜酒耽琴淫詩凡酒徒琴侶詩客多與之遊遊之外棲心釋氏通學小中大乘法與嵩山僧如滿為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為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為詩友安定皇甫朗之為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歸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洎布

衣家以宴遊名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為之先拂酒罍次開篋詩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若興發命家僮調法部絲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歡甚又命小妓歌楊柳枝新詞十數章放情自娛酩酊而後已往往乘興屨及鄰杖於鄉騎遊都邑肩舉適野舉中置一琴一枕陶謝詩數卷舉竿左右懸雙酒壺尋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飲酌興盡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間賦詩約千餘篇釀酒約數百斛而十年前後賦釀者不與焉妻孥弟侄慮其過也或譏之不應至于再三乃曰

凡人之性鮮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設不幸吾好利而貨殖焉以至于多藏潤屋賈禍危身奈吾何設不幸吾好博奕一擲數萬傾財破産以至于妻子凍餓奈何設不幸吾好樂損衣削食鍊鈆燒汞以至于無所成有所誤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適於盃觴諷詠之間放即放矣庸何傷乎不猶愈於好彼三者乎此劉伯倫所以聞婦言而不聽王無功所以遊醉鄉而不還也遂率子弟入酒房環釀甕箕踞仰面長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間才與行不逮於古人遠矣而富於黔婁壽於顔回飽於伯夷樂於榮啓

期健於衛叔寶幸甚幸甚餘何求哉若舍吾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詠懷詩云抱琴榮啓樂縱酒劉伶達放眼看青山任頭生白髮不知天地內更得幾時活從此到終身盡爲閑日月吟罷自哂揭甕醱醅又引數盃兀然而醉旣而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飮飮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繇是得以夢身世雲富貴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將至古所謂得全於酒者故自號爲醉吟先生于時開成三年先生之齒六十有七鬚盡白髮半禿齒雙缺而觴詠之興猶未衰顧謂妻子云今之前吾適矣今之後吾

不自知其興何如

池上篇 并序

都城風土水木之勝在東南偏東南之勝在履道里里之勝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樂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畝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島樹橋道間之初樂天既為主喜且曰雖有臺無粟不能守也乃作池東粟廩又曰雖有子弟無書不能訓也乃作池北書庫又曰雖有賓朋無琴酒不能娛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樂天罷杭州刺史時得天竺石一華亭鶴二以歸始作西平橋開環

池路罷蘇州刺史時得太湖石白蓮折腰菱青板舫
以歸又作中高橋通三島徑罷刑部侍郎時有粟千
斛書一車洎臧獲之習筦磬絃歌者指百以歸先是
潁川陳孝山與釀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與琴韻
甚清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淡弘農楊貞一與青石
三方長平滑可以坐卧太和三年夏樂天始得請為
太子賓客分秩於洛下息躬於池上凡三任所得四
人所與泊吾不才身今率為池上物矣每至池風春
池月秋水香蓮開之旦露清鶴唳之夕拂楊石舉陳
酒援崔琴彈姜秋思頹然自適不知其他酒酣琴罷

又命樂童登中島亭合奏霓裳散序聲隨風飄或凝散悠揚於竹烟波月之際者久之曲未竟樂天陶然已醉睡於石上矣睡起偶詠非詩非賦阿龜握筆因題石間視其粗成韵章命為池上篇云爾

十畝之宅五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謂土狹勿謂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一庭有橋一船有書有酒有歌有絃有叟在中白鬚飄然識分知足外無求焉如鳥擇木始務巢安如龜居坎不知海寬靈鶴怪石紫菱白蓮皆吾所好盡在吾前時飲一盃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鷄犬閑閑優哉游哉吾將終老

乎其間

與微之書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濶如此况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攣乖隔各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惙之際不暇及他惟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

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窻此句他人尚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叙近懐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東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煖飢飽此一恭也江州風候稍凉地少瘴癘乃至虵虺蚊蚋雖有甚稀湓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内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

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峰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脩竹千餘竿青蘿為墻垣白石為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老此三泰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泰以先奉報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

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韵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裡曉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吏隱亭述

元和十五年再牧于連州作吏隱亭海陽湖壖入自外閑不知藏山歷級東望悅非人寰前有四榭隅水相鮮凝靄蒼蒼瀑流布懸架險通蹊有梁如蜿軽涿徐轉有舟如翰登霞漾月若在天漢視彼廣輪千畝

之半翠麗于是與世殊貫徵明峭絕巃嵸蔥蒨夫景有宜昏旦迭變超昔神鼇負山而抃摧其别島置此髙崑海陽之名自元先生先生元結有銘其碣元維假符爭維左遷其閒相蹊十五餘年封境賑人其猶北肩天下山水非無美人地偏人遠空樂魚鳥謝公閒山涉月忘還豈曰無娛伊險且艱溪山景物城池爲伍却倚佛寺左聯仙府勢拱臺殿光含廂廡窈如壺中别見天宇石堅不老水流不腐不知何人爲今爲古

五貺詩序

唐 皮日休 襲美 襄陽人

毗陵處士魏君不琢氣真而志放居毗陵凡二紀開門窮學是乎里民不得以師之非乎里民不浔以訾之用之不難進利之被人也舍之不難退辱非及已也噫古君子處乎進退而全者由此道乎伯夷之隘柳下惠之不恭不能造乎是也江南秋風時鱸肥而難釣紙䑛而易撓不過乘短䑳載一䑧酒加以飲具由五瀉涇入震澤穿松陵抵抗越耳目休嘗聞道於不琢敢不求雅物成雅思乎於是買釣艇一脩二丈濶三尺施篷以蔽烟雨謂之五瀉舟天台杖一色黠而力道謂之華頂杖有龜頭山疊石硯一高不二寸

其向數百謂之太湖硯有桐廬養和一恠形養蹋坐若瘦去謂之烏龍養和有南海鱟魚殻樽一澀峰鬡角內玄外黄謂之訶陵樽皆寄于不琢行以資雲水之興止以益琴籍之趣直古人之雅貺也因思秉葦之義不過于詞遂爲五篇目之曰五貺兼請魯望同作

通玄子棲賓亭記

距彭澤東十里有山邃源奥處號曰冨陽文士李中白隱焉五年冬别中白歳且趣再自泒陵之江左因訪于是至其門驂不暇緤而目爽神生怳怳然追若

入于異境矣揔别苦外不復遊一詞且樂其淂也木秀于芝泉甘于飴霽峰倚空如碧毫掃粉障色正鮮溫鳴溪潨潨源內㲋轟出琉璃㳂石有㩻者髐然闖然若將為人者翕有異者嘐嘐然若將天馴者每空齋寥寥寒月方午松竹交韵其正聲雅音笙師之吹竿籥人之鼓籥不能過也况延白雲為昇堂之侶結清風為入室之賓其為趣則生而未覩矣中白所尚皆古以時不合已故隱是境將至乎老嗚呼世有用君子之道隱者乎有則是境不足留吾中白也昔余與中白有俱隱衡湘之志中白以時不合已果償本

心余以尋求訴吏不諧夙念今至是境諸及名利則芒刺生背矣夫賓之來也不適于邑邑距是十里至是者不為易也賓其延之旦不晡手晡不夕手則徠賓之所果不可低痺於是距其寢西向百步則等賓亭焉兩其室西一其廈且曰賓將病暑吾則敵其簷賓將病寒吾則輿其牖自竟是功則饇饛之饋罍樽之費縱倍於前矣其功始於咸通二年秋八月後三年五月中白館余於是且禱其記而名之者累月讓不獲因曰古者有高隱殊逸未被爵命敬之者以其德業猶而稱之玄德玄宴是也夫學高行遠謂之道

志深道大謂之玄男子通稱謂之子請以通玄子為其號請以樓賓為亭名噫知我者不謂我為佞友矣

五年五月朔記

黃州竹樓記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刳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然以其價廉而工省也子城西北隅雉堞圮毀蓁莽荒穢因作小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遠吞山光平挹江瀨幽闃遼夐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宜鼓琴琴調和暢宜詠詩詩韻清絕宜圍棊子聲丁丁然宜投壺矢聲錚錚然

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衣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黙坐消遣世慮江山之外苐見風帆沙鳥烟雲竹樹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烟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齊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騷人之事吾所不取吾聞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已亥閏三月到郡四年之間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

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八月十五日記

與晏尚書書

伏自春初至項城因使人田草草上謝由潁淮而下越兹重江四月幾望至於桐廬回首大亳忽數千里日思眷記夏於無階恭惟蕃宣之居鈞體惟寧赫赫之瞻日以增重某罪有餘責尚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存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以息乃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郡之山川接于新定誰謂幽遐滿目奇勝衢歙二水合于城隅

一濁一清如濟如河百里而東遂為浙江漁釣相望凫鷺交下有嚴子陵之釣石方千之隱茅又羣峰四来翠盈軒牕東北曰烏龍崔嵬如岱西南曰馬目秀狀如蕩白雲徘徊終日不去岩泉一支潺湲齋中春之晝秋之夕既清且幽大得隱者之樂惟恐逢恩一日移去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為會迭唱交和忘其形體鄭聲之娛斯實未暇徃徃林僧野客惠然投詩其為郡之樂有如此者於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宜何報焉今有郡齋歌詩一軸拜獻庶明前言之不誣爾干瀆台嚴伏增戰懼尚遠門下伏惟尊

崇爲國自重

登蓮花峰記

宋 王得臣

嘉祐癸巳之歲呂巧臣兄自江入蔡冬十二月宿於北華之野狐泉店到時日晩勢尚早逆旅喧閧呂巧臣乃與予同登南坡蘭若訪僧曰義海氣貌甚清談吐亦雅中夜圍爐設茶果待客頗勤因話三峰事海曰去年初秋一日向暮有士人風俗峻整麻衣芒屩荷笠而來所宿者問其所至姓氏誰何荅曰玄冲姓王來自天雄性隱遁好奇爲心中間所遊歷諸山名跡盡東南之美矣唯有華山蓮花峰之秀異未覿

今則力役一登甭海師謂之曰兹山峭拔若削自非
馭風憑雲亦無有去理玄冲曰賢人勿謂天不可昇
但慮無其志耳僕亦之華陽川中有路志其幽尋焉
海觀其辭氣壯厲亦然之玄冲曰某明日且去其日
當留山址計其五千仞為一旬之程亦足以既上當
煠火為信至時可乘桃林南野望翌日玄冲發笈取
一藥圭并火金懷之而去義海書於屋壁期一日至
桃林宿明日平曉岳色晴明無纖翳佇立歎息間有
白烟一道歘起蓮花峰頂海秘之不信復歸二旬而
玄冲至歇定乃言曰前者旣入華陽川中尋微徑縈

紆至蓮花峰下憩至一宿方登初登也險峻猶可重
廷以㳘困則伏於石菴中暮亦如之旣及華三分之
一則壁立犖嶂莓苔冷滑石罅縱橫僅容半足乃以
死誓志作氣而登時遇石髮垂下援之以昇再一旬
而及峰頂廣約百畆中有池亦數畆蓋蒿方盛濃碧
鮮紅四傍則巨檜喬松竦擢于霄漢餘奇花芳草不
可識池側有破鐵舟觸之則碎周覽已乃取火金歒
之揉枯菱以承之大木亦有朽仆于地者拉其技餘
爍大旣而循池玩花將取數葉又思靈境不可瀆只
採取落葉數片及鐵舟寸許懷之一宿乃下下之危

峻復倍于登陟時海不覺前席執玄冲手曰君固三清之奇士也不然何以臻玆于是玄冲以蓮葉鐵䑃義海明日復負笈而去莫知所終則尚子尋五岳亦斯人之徒歟

送田晝秀才寧親萬州序　宋 歐陽修 永叔廬陵人

五代之初天下分爲十三四及建隆之際或滅或微其在者猶七國而蜀與江南地最大以周世宗之雄三至淮上不能舉李氏而蜀亦恃險爲阻秦隴山南皆被侵奪而荊人緜手歸峽不敢西窺以爭故地及太祖受天命用兵不過萬人舉兩國如一郡縣吏何

其偉歟當此時文初之祖從諸將西平成都及南攻
金陵功最多於是諸名將者稱田氏田氏功書史官
褕世于家至今而不絶及天下已定將卒無所用其
武士君子爭以文儒進故文初將家子反白衣從鄉
進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亦各遭其勢而然也文初
辭業遒敏爲人敦潔可喜歲之仲春自荊南西拜其
親於萬州維舟夷陵予與之登高以遠望遂游東山
窺緑蘿溪坐盤石文初愛之留數日乃去夷陵者其
地志云北有夷山以爲名或曰巴峽之險至此地始
平夷蓋今文初所見尚未爲山川之勝者由此而上

泝江湍入三峽險惟奇絶乃可愛也當王師伐蜀時兵出兩道一自鳳州以入一自歸州以取忠萬以西今之所經皆王師嚮所用武處覽其山川可以慨然而賦矣

醉翁亭記

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瑯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于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回路轉有亭翼然臨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誰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誰太守自謂也太守與客来飲于此飲少輒醉而年又最

高故自號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山水之樂得之心而寓之酒也若夫日出而林霏開雲歸而岩穴暝晦明變化者山間之朝暮也野芳發而幽香嘉木秀而繁陰風霜高潔水落石出者山間之四時也朝而往暮而歸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至於負者歌于道行者休于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携往来而不絕者滁人遊也臨溪而漁溪深而魚肥釀泉為酒泉洌而酒香山肴野蔌雜然而前陳者太守宴也宴酣之樂非絲非竹射者中奕者勝觥籌交錯起坐而諠譁者衆賓歡也蒼顏白髮

頹乎其間者太守醉也已而夕陽在山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樹林陰翳鳴聲上下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

豐樂亭記

脩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諸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藏中有清泉滃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為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

滁於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脩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為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于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於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

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育百年之深也脩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閑旣得斯泉於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氷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予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焉

與梅聖兪書

某又啓去年夏中因飮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

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峯三百竹嶺回抱泉上舊有嘉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好景也遂因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豊樂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菱溪上有二怪石乃馮延魯家舊物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泉石幽谷一紀未曾刻石亦有詩托王仲儀寄去不知達否吿乞一篇留亭中因便望示及千萬千萬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絶山而下東以會河山夾水東西北直國門當隻闕隋煬帝初營宫洛陽登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耶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而歸龍门者也然山形中断岩崖缺呀若斷若鑱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遍行天下凡水之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淺水濺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為浮泛釣魴擢鼈可供膳羞山兩麓浸流中無岩嶄頽怪盤絶之險而可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纔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

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呵後先前儐旁扶登覽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徙倚之適也然能得此惟畀且閑者宜之脩為從事予聰叅軍應之主縣簿秀才陳生旅遊皆卑且閑者因相與期於玆夜宿西峰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擧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憑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於是飮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絶如縷舞幽壑之潛蛟

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
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
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
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
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釃舟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
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
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而相屬寄蜉
蝣於天地眇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
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
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

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擧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携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虯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盖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肅

然而恐凛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将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横江東来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戞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史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翩躚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户視之不見其處

記白鶴觀碁

予素不解碁甞獨遊廬山白鶴觀觀中人皆闔户晝寢獨聞碁聲於古松流水之間意欣然喜之自爾

欲學然終不解也兒子過乃粗能者儋守張中日從之戲予亦偶坐竟日不以為厭也因作詩云

五老峰前白鶴遺址長松蔭庭風日清美我時獨遊不逢一士誰與棊者戶外屨二不聞人聲時聞落子紋楸坐對誰究此味空鉤意釣豈在魴鯉小兒近道剝啄信指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優哉游哉可以卒歲

贈別王文甫

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至黃州時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郡中無一人舊識者時時策杖至江上望雲濤渺然亦不知有文甫兄弟在江南也居十餘日

有長而髯者惠然見過乃文甫之弟子辯留語半日

云迫寒食且歸東湖僕送之江上微風細雨葉舟横

江而去僕登夏陝尾高丘以望之髣髴見舟及武昌

乃還甫後遂相徃来及今四周歲相過殆百數遂欲

買田而老焉然竟不遂近忽量移臨汝念將復去此

而後期不可必感物悽然有不勝懷者浮屠不三宿

桑下有以也哉七年三月九日

為太虚題名記 并題

元豊二年中秋後一日余自呉興道杭東還

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

郭日夕已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
所遣藍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
霽林間月明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
并湖而行出雷峰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
靈石塢得支徑上風篁嶺憩于龍井亭酌泉
據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
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
水激激悲鳴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
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高郵秦
觀題

覽太虛題名皆余昔時遊行處閉目想之了然可數
始予與辯才別五年乃自徐州還於湖至高郵見太
虛叅寥遂載與俱辯才聞余至欲扁舟相過以結夏
未果太虛叅寥又相與適越云秋盡當還而予倉卒
去郡遂不復見明年予謫居黃州辯才叅寥遣人致
問且以題名相示時去中秋不十日秋潦方漲水面
千里月出房心間風露浩然所居去江無十步獨與
兒子邁棹小舟至赤壁西望武昌山谷喬木蒼然雲
濤際天因錄以寄叅寥使以示辯才有便至高郵亦
可錄以寄太虛也

書與范子豊

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践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也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蒹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栖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豊兄弟来遂書以與之

欣然

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與楊濟甫書

甚近領臘下教墨感服眷厚兼審起居佳勝甚此與賤累如常舍弟差入貢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盛但塊然獨處無與為樂所居廳前有小花圃課童種菜亦有小佳趣傍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影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元豐六年
東坡先生承天寺夜遊記

書與范子豐

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多泥濘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也見事遲華容夾道皆蒹葭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對岸即華容鎮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載酒飲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有栖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来遂書以與之

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影但少
閒人与吾兩人耳 元豐六年
東坡先生承天寺夜遊記

書與范子豐

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傳云曹公敗所
所謂赤壁者或曰非也時曹公敗歸華容路多泥濘
使老弱先行踐之而過曰劉備智過人也見事遲華
容夾道皆葭葦使縱火則吾無遺類矣今赤壁少西
對岸即華容鎭庶幾是也然岳州復有華容縣竟不
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来相別因以小舟載酒飲赤
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上
有栖鶻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適會范子豐兄弟
来遂書以與之

記承天夜遊

元豊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下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栢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栢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與楊濟甫書

某近領臘下教墨感服眷厚兼審起居佳勝某此與賤累如常舍弟差入貢院更半月可出都下春色已盛但塊然獨處無與為樂所居廳前有小花圃課童種菜亦有小佳趣傍宜秋門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

頻野性也

靈璧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塵陂田蒼莽行者勸厭凡八百里始得靈璧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脩竹森然以高喬木蓊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為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為巖阜蒲葦蓮芡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栢有山林之氣奇花美草有京洛之態華堂厦屋有吳蜀之巧其深可以隱其富可以養果蔬可以飽鄰里魚鼈筍茹可以餽四方之賓客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下肩輿叩門見張

氏之子碩碩求余文以記之維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文殿中君與其先人府判府君始家靈辟而為此園作蘭皐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䖍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死則忘其君譬之飲食適於飢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絶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為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

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為彭城二年樂其風土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壁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放鶴亭記

熙寧十年秋彭城大水雲龍山人張君之草堂水及其半扉明年春水落遷於故居之東東山之麓升高而望得異境焉作亭於其上彭城之山岡嶺四合隱然如大環獨缺其西十二而山人之亭適當其缺春夏之交草木際天秋冬雪月千里一色風雨晦明之間俯仰百變山人有二鶴甚馴而善飛旦則望西山之缺而放焉縱其所如或立於陂田或翔於雲表暮則傃東山而歸故名之曰放鶴亭郡守蘇軾時從賓客僚吏往見山人飲酒於斯亭而樂之揖山人而告之曰子知隱居之樂乎雖南面之君未可與易也易

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詩曰鶴鳴于九皐聲聞於天盖其為物清遠閑放超然於塵垢之外故易詩人以比賢人君子隱德之士狎而玩之宜若有益而無損者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周公作酒誥衛武公作抑戒以為荒惑敗亂無若酒者而劉伶阮籍之徒以此全其真而名後世嗟夫南面之君雖清遠閑放如鶴者猶不得好好之則亡其國而山林遁世之士雖荒惑敗亂如酒者猶不能為害而况於鶴乎由此觀之其為樂未可以同日而語也山人欣然而笑曰有是哉乃作放鶴招鶴之歌曰

鶴飛去兮西山之缺高翔而下覽兮擇所適翻然斂翼婉將集兮忽何所見矯然而復擊獨終日於澗谷之間兮啄蒼苔而履白石鶴歸來兮東山之陰其下有人兮黃冠草屨葛衣而鼓琴躬耕而食兮其餘以汝飽歸來歸來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焉酈元以為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擊如洪鍾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鍾磬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

胡北音清越枹止響騰餘韻徐歇自以爲得之矣然
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
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
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興尉送之至湖口
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
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
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
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
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
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

絶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窾坎鏜鞳者魏獻子之歌鍾也古之人不予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絶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

以為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歎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超然臺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非必恠奇偉麗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往而不樂夫所謂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物有以蓋之矣彼遊於物之

内而不遊於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觀之
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挾其高大以臨我則我常眩
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鬬又烏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
惡横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大哀乎余自錢塘移守膠
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墻之美而庇采
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
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廚索然日食杞菊人
固疑余之不樂也處之朞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
之反黑余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余之拙
也於是治其園圃潔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

補破敗為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為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尚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雨之夕余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瀹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余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余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

武昌九曲亭記

宋 蘇轍 子由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陁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櫪蕭然絕俗車馬之跡不至每風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子好客而喜遊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携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返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栢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年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

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
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
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
每至其下輒睥睨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
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
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
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
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
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
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

悦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旣厭未有不猶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媿於中無責於外而姑寓焉此予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榭植草木以為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嵩高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潔雖其閭閻之人與其公

侯共之一畝之宫上瞻青山下聽流水奇花脩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將大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爲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用間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子結髮從仕歷踐父祖舊職勤勞慎密老而不懈賓能世其家既得謝屋洛陽引水植竹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蓋非獨爲其園也凡將以講聞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

意其方畧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園而贈之以詩凡若干篇作以嘉其先人而偹以善其子孫則雖洛陽之多大家世族蓋未易以園圃相高也熈寧甲寅李侯之年既八十有三矣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強日增治其園而徃遊焉将列詩於石其子遵度官於濟南實從余遊以侯命求文以記余不得辭遂為之書熈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廬山棲賢寺新修僧堂記

元豐三年余得罪遷高安夏六月過廬山知其勝而不敢留留二日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

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度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滙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流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罅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于檐上杉松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每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壓焉問之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蓋以一二數矣明年長老智遷使其徒惠遷謁余于高安曰吾僧堂自始建至今六十年矣瓦敗木朽無以待四方之客惠遷能以其筋力新之完然邃密非復其

舊額為文以志之余聞之求道者非有飲食衣服居處之求然使其飲食得充衣服得完居處得安于以求道而無外擾則其為道也輕此古之達者所以必因山林等室廬畜蔬米以待四方之遊者而二僊之所以寘力而不懈也夫士居於塵垢之中紛紜之變日遘于前而中心未始一日忘道況乎深山之岩野水之垠有堂以居有食以飽是非榮辱不接于心耳而忽焉不省也哉孔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今夫騁騖乎俗學而不聞大道雖勤勞沒齒余知其無以死也苟一日聞道雖即死無餘事矣故余因二僊之意

西以告其来者夫豈無人乎哉四年五月初九日眉陽藴轍記

黃州快哉亭記

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湘流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於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謫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爲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余兄子瞻名之曰快哉蓋亭之所見南北百里東西一舍濤瀾洶湧風雲開闔晝則舟楫出沒於其前夜則魚龍悲嘯於其下變化倏忽動心駭目不可久視今乃得玩之几席之上舉目而足西

望武昌諸山岡陵起伏草樹行列烟消日出樵夫漁父之舍皆可指數此其所以為快哉者也至於長洲之濱故城之墟曹孟德孫仲謀之所睥睨周瑜陸遜之所馳騖其流風遺跡亦足以稱快世俗昔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臺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宋玉曰此獨大王之雄風耳庶人安得共之玉之言蓋有諷焉夫風無雄雌之異而人有遇不遇之變楚王之所以為樂與庶人之所以為憂此則人之變也而風何與焉士生於世使其中不自得將何往而非病使其中坦然

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會計之餘功而自放於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人者將蓬户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絶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快也哉

文趣卷之一

不以物傷性將何適而非快今張君不以謫爲患收
會計之餘功而自放於山水之間此其中宜有以過
人者將蓬戶甕牖無所不快而況乎濯長江之清流
挹西山之白雲窮耳目之勝以自適也哉不然連山
絕壑長林古木振之以清風照之以明月此皆騷人
思士之所以悲傷憔悴而不能勝者烏覩其快也哉